

百年前的德語臺灣遊記： 初探阿道夫·費雪的《福爾摩沙漫遊》

蔣凱杰*

一、前言

1898 年的臺灣，正值日本統治的第四年，該年一位來自德國的業餘學者阿道夫·費雪（Adolf Fischer，1856-1914）造訪了這座島嶼，將他在這裡所經歷的一切，寫成了一本名為《福爾摩沙漫遊》（*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的遊記，並在 1900 年於柏林（Berlin）出版。

若將費雪的來訪放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下來觀看，其實並不特殊。自從 1860 年代臺灣開港通商後，這座島嶼便持續吸引著來自西方的各種旅人造訪，他們同樣留下了許多書寫臺灣的著述，在這之中當然包含了以德文為母語的西方人。¹ 無論他們的著述是否更為真實或虛假，這些外國人對於臺灣的第一手紀錄，都有助於我們從有別於官方紀錄、外交檔案等政府機構的觀點來認識臺灣歷史的面貌。這些紀錄就像是一片片散落的拼圖一般，需要歷史學家努力將它拼回原來的位置上。因此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凸顯費雪這趟臺灣之旅的特殊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學士

¹ 根據費德康（Douglas L. Fix）所整理的資料，19 世紀有關臺灣的德語文獻總計有 32 筆，其中即包含費雪的《福爾摩沙漫遊》，見 <https://www.reed.edu/formosa/texts/GermanTexts.html>，2019/6/20。另外撰寫過德國民族學家 Wilhelm Joest 來臺事蹟的德語文學學者姚紹基也表示，除了費德康的資料庫之外，他亦在它處尋得其他關於臺灣的德語文獻。見姚紹基，《1880 年德國民族學者 Wilhelm Joest 的臺灣之旅：導讀·文物目錄及遊記譯註》（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頁 59。

性，而是希望能夠從 3 個問題出發，來更加了解當時處於時代變動下的臺灣的情況，亦即第一：費雪所關注的對象是什麼？第二：他對日本殖民的看法為何？第三：他的這趟臺灣之旅具有怎麼樣的歷史意義？尤其德語作為國人較不熟稔的語言之一，筆者亦希望能藉此盡一份微薄的心力，將這塊或許較為人不受矚目的拼圖重新拼接回去。

二、費雪的生平

阿道夫·費雪的一生不算很長，但經歷卻相當豐富。在短短 57 年的生命歲月裡，他身兼了多種身份。儘管這些身份的名稱不一，然而它們皆指向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費雪對藝術的極度熱愛。²

費雪於 1856 年出生於維也納（Vienna）一個工業巨擘的富裕家庭，在 3 個兄弟中排行老二。在完成了位於蘇黎世（Zurich）一座寄宿學校的學業後，他被要求回到維也納幫助父親的事業，然而醉心於藝術的費雪無心於此，他不顧家人反對，向當時知名的維也納劇場演員約瑟夫·列汶斯基（Josef Lewinsky，1835-1907）拜師求藝。1887 年，他隨劇團一同前往美國巡演，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克服怯場的問題，為了健康著想，他放棄了演員夢，並前往義大利開始學習美術。幾年後，他選擇在慕尼黑（Munich）與柏林定居，並開始籌劃一趟環遊世界之旅。1892 年，費雪首次來到日本，對該國的藝術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在當地搜集了許多藝術品。1896 年，回到柏林的費雪，在諾倫多夫廣場（Nollendorfplatz）覓得住處，用他迄今所搜集的各式藝術品來裝飾這棟房屋，並取名為「諾倫多馮」（Nollendorfeum）。該年聖誕節，費雪透過學者埃里

² 費雪的生平主要參考自博物館官方網站：“*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Die Gründ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Köln*”，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 nd., http://www.museenkoeln.de/ausstellungen/mok_0910_100Jahre/100Jahre.asp 及“*Geschichte und Mission des Museums*”，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nd., <https://museum-fuer-ostasiatische-kunst.de/Geschichte>., 2019/6/14。

西·施密特（Erich Schmidt，1853-1913）邀請同樣出身於富裕家庭的芙里姐·巴特多夫（Frieda Bartdoff，1874-1945）來到自己的住處用餐。芙里姐對於收藏驚人的諾倫多馮感到印象深刻，也對這些藝術品的物主產生好感。隔一天，芙里姐便與較他年長 18 歲的費雪訂婚，兩人於 1897 年 3 月 1 日正式結為夫妻。

同年 9 月，這對新婚夫妻展開了他們長達兩年的蜜月旅行，旅途行經印度、香港、馬來西亞、日本以及本文的主角臺灣。1899 年 5 月，兩人回到柏林，同時帶回來無數的收藏品。隔年的 1 月，兩人將這些來自東洋的藝術品放置於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的展覽中展出，³ 儘管沒有受到很大的矚目，但也讓費雪學習到了有關展覽構思與施行的經驗。

1901 年，兩人將歷年的收藏，包含諾倫多馮的裝飾物全數捐給柏林民族學博物館（Völkerkundemuseum in Berlin），並在該年年底再次踏上環遊世界的旅途，除了日本、印度等已經到過之處，更赴緬甸進行考察。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德意志帝國，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即位後，開始從過去的大陸政策轉向往海外殖民的世界政策。這種外交上的轉變，除了表現在政治與經濟的面向外，對於殖民地的語言、歷史、文化、藝術等面向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在這個背景之下，1904 年德意志帝國駐北京使團成立了一個學術專家團隊，並任命費雪擔任該團隊的主導者。根據其妻芙里姐於 1942 年出版的《中國日記》（*Chinesisches Tagebuch*）記載，費雪的任務主要是「釐清東亞諸國特別是中國，日本和朝鮮具有的科學意義，它們擁有的藝術珍品並寫出報告，以及幫助德國的博物館收購這些藝術品。」⁴ 因此，費雪在

³ 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成立於 1897 年，乃一支以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為首的美術學派，其宗旨在於對抗當時保守的奧地利藝術家學會（Künstlerhaus），拒絕學院派制式的繪畫技巧與常規。儘管可以視其為一種美術派別，但其內部不同畫家的風格仍無一定的綱領。維也納分離派自 1898 年 3 月起便開始定期在其興建的分離派展覽館（Wiener Secessionsgebäude）中舉行藝術展覽，而費雪的收藏品正是在分離派第 6 次展覽中展出，展期為 190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5 日。

⁴ 由於筆者目前無法取得該日記的德文原版，因此採用網路上的中文翻譯版本。詳見：靜觀隱者，〈中國淘寶日記（德國）芙麗姐費實著〉，<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989011>，2019/6/14。

這段期間與妻子持續地往返於東亞諸國搜集當地各式各樣的藝術品。

費雪的職務一直持續到 1908 年，歸國的他與妻子著手實現他們的夢想——建立一座以東亞藝術為核心的博物館。他們在 1909 年 6 月 21 日與科隆（Köln）市政府簽訂契約，由費雪提供館藏，市政府負責博物館的場址選定與興建。1913 年 10 月 25 日，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正式開幕，然而半年後費雪因為突然中風而離開人世。⁵ 遺孀芙里姐繼承了丈夫的工作，繼續主持東亞藝術博物館的營運，直到 1945 年逝世。

費雪一生留下來的著作不多，其中包括 1897 年出版的《來自日本的圖像》（*Bilder aus Japan*）、⁶ 1900 年出版的《福爾摩沙漫遊》以及《日本藝術人生的轉變》（*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下節將就《福爾摩沙漫遊》的內容進行討論與分析。

三、《福爾摩沙漫遊》的內容

1900 年在柏林出版的《福爾摩沙漫遊》，全書共 381 頁，每頁約 300 字（圖 1）。除了文字與一幅地圖（圖 2）之外，還附上了許多由費雪自行拍攝與速寫的照片和圖像，在封面的標題下方中，亦提及這本書的內頁是由日本畫家和田英作（1874 -1959）負責裝飾（圖 3）。售價分為捆裝本（*geheftet*）與裝訂本（*gebunden*）兩種，前者販售 10 馬克，後者則為 12 馬克，是費雪售價最為昂貴的著作。⁷

⁵ 根據 [ancestry.de](https://search.ancestry.de/cgi-bin/sse.dll?indiv=1&dbid=60533&h=619886&tid=&pid=&usePUB=true&_phsrc=Tel1&_phstart=successSource) 的紀錄，費雪死於與奧國接壤的義大利特倫蒂諾-上阿迪傑區（*trentino alto adige cartina*），並埋葬在科隆市。https://search.ancestry.de/cgi-bin/sse.dll?indiv=1&dbid=60533&h=619886&tid=&pid=&usePUB=true&_phsrc=Tel1&_phstart=successSource，2019/6/20。

⁶ 《來自日本的圖像》在 1994 年已由日本講談社學術文庫翻譯出版，日文書名取作《100 年前的日本文化—オーストリア芸術史家の見た明治中期の日本》，該書在 2001 改名為《明治日本印象記》重新再版，然而費雪的其他著作目前仍只有在德國有德文再版。

⁷ *Wiener Secession, Katalog der VI. Ausstellung Vereinigung Bildender Künstler Österreichs Secession: Mittheilungen der Vereinigung Bildender Künstler Österreichs* (New York: Exhi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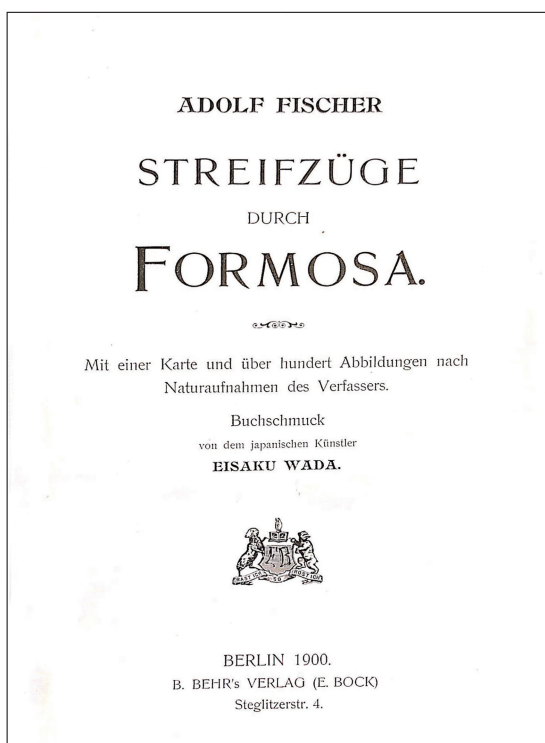


圖 1 《福爾摩沙漫遊》封面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Berlin: B. Behr, 1900).



圖 2 臺灣島地圖

說明：在《福爾摩沙漫遊》中所附的臺灣地圖，下方文字表示這幅地圖為東京深川出版的地圖縮減而成。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圖 3 和田英作在書中所繪製的裝飾與插圖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8, 159.

《福爾摩沙漫遊》以費雪的來臺行程劃分為 7 個章節，分別是：一、導言以及往福爾摩沙、基隆、臺北、大稻埕、淡水、艋舺的旅程（*Einleitung und Reise nach Formosa, Kelung, Taipeih, Twatutia, Tamsui, Bang-ka*）；二、往新竹、苗栗、大湖的旅程（*Reise nach Shinchiku, Bioretsu, Tao*）；三、往罩蘭、東勢角、臺灣府、阿罩霧、埔里社、日月潭的旅程，以及返回大稻埕。（*Reise nach Tanran, Tansikak, Taiwan, Atammu, Polisha, Suishasee, und Rückkehr nach Twatutia*）；四、從基隆越過澎湖群島往安平、臺南、打狗、東港、Biorio（*Von Kelung über die Pescadoresinseln nach Amping, Tainan, Takao, Toko, Biorio*）；五、從 Biorio 到 Li-li-sha、巴塢衛、太麻里、抵達卑南（*Von Biorio nach Li-li-sha, Paro-ē, Tamari, Ankunft in Pilam*）；六、滯留卑南、於南端周圍的旅程、返回基隆（*Aufenthalt in Pilam, Reise um die Südspitze, zurück nach Kelung*）；七、歸來與回顧（*Heimkehr und Rückblick*）。⁸ 全書以第一人稱視角撰寫費雪來臺的所見所聞，在行文中，若遇上費雪認為值得深入闡述的部分時，他習慣中斷原本進行中的旅遊書寫，以介紹性的方式為讀者提供關於臺灣的基礎背景知識。

費雪的臺灣之旅始於 1898 年 2 月，是費雪夫婦展開其長達兩年蜜月旅行中的第 5 個月。然而從書中並未提到費雪夫人，且當費雪在同年 5 月因為天氣

catalog courtesy of Neue Galerie New York, 1900).

⁸ 內文某些地名仍須考證其對應的中文名稱，因此在此暫以原文表示，但是仍有幾個方法可以推斷之。例如將費雪在書中所提供的德文地圖套疊於今日的臺灣行政區域圖上比對，並輔以日語發音或上下文對照，仍可合理推斷其對應的地名。例如 Atammu 約位於今日臺中市霧峰區，其發音與霧峰舊稱「阿罩霧」（Attabu）相似，且費雪在文中更提及他造訪一戶富裕的林氏家族的過程，應此幾乎可論斷其即指今日的霧峰。而 Biorio 對應地圖則約位於今日屏東縣枋寮鄉，且費雪也提及自己從東港往 Biorio 的路程，兩者地理位置合理，因此其可能即指枋寮，但仍需更多考證。Li-li-sha 對應地圖約位於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為過去排灣族力里社的活動範圍。由於兩者發音相似，且費雪在書中曾提及他從通譯口中得知此部落乃由 6 位傳統領袖共同治理，與《力里部落誌》所記載的力里社統治方式相似，因此推斷 Li-li-sha 可能即為今日的力里村。惟在《力里部落誌》裡表示力里社應有 8 位「世襲酋長」，與費雪所聽到的數目不同，因此仍需要考證。見葉神保，《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頁 106-107。

因素無法搭船返回基隆，而被迫滯留在卑南時寫道：「……在這種時候它的確可能使你感到錐心刺骨，那股對遠方朋友與愛人的思念席捲了我的心。」⁹ 因此可以推斷費雪夫人並沒有與丈夫一同來到臺灣。

至於費雪為何會在這次的旅行中與妻子分離而獨自來到這座小島，他在書中的開頭便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動機：

福爾摩沙——這座島嶼位於東經 120 至 122 度之間，並從北緯 22 度延伸至 25 度——如同地圖上所展示的，緊緊連接著琉球群島。作為日本群島地理上的延續，這讓日本得到福爾摩沙的這件事看起來完全有其正當性。然而島嶼內部居民各種各樣的關係，其風俗、生活習慣與生活條件是否能相互貼合，以及不同文化之間是否能夠相互促進，這就是另一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了，至少不能依靠那些稀少殘缺有關福爾摩沙的文學作品。

因此我才下定決心要實現我那強烈的願望，用我自己的觀點來認識日本的戰利品，去親身經歷當地的情形會如何反過來對一位不騎乘在任何派別的馬匹上的我產生影響，以及當地的經濟情況在可見的未來會如何發展、成形。¹⁰

由此可見，費雪之所以造訪臺灣，是基於個人的興趣而起，而非帶有任何實用政治性或學術性的目的。他想要觀察的是臺灣在進入日本統治時代後，島內不同族群以及與外來者之間的關係為何，並且注意日本人將以什麼方式來建設該島以獲取經濟利益。

要鉅細靡遺地重建費雪在臺灣的足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是他在文中並沒有明確地將日期標註出來，因此只能用字裡行間的一些資訊來推測費雪的行程。在書中費雪表示自己是從 1898 年 2 月從神戶搭乘汽船前往臺灣，途中

⁹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Belrin: B. Behr, 1900), p. 350.

¹⁰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3.

遭遇暴風而被迫停靠在長崎，約莫一個多禮拜後才從長崎搭乘另一艘汽船繼續往目的地前進，3 天後才抵達來臺的第一站——基隆。隔天費雪從基隆搭乘火車來到臺北，並立即前往位於大稻埕的德國領事館（圖 4）拜訪當時的德國駐臺大使萊茵斯多夫（Felix Reinsdorff，生卒年不詳），以獲取各種在臺觀光的資訊。¹¹ 本文礙於篇幅，無法詳細地將費雪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展示出來，為方便快速了解費雪在臺的旅遊行程，筆者利用 QGIS 系統套疊 1897 年由日人所繪製之《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之一圖》以及今日臺灣行政區域圖，將費雪的這趟旅程的路線圖呈現於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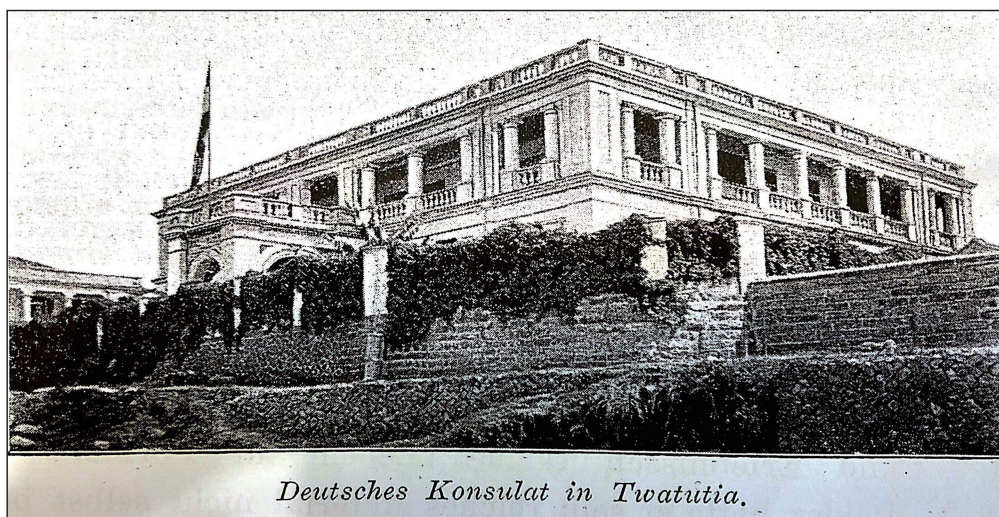


圖 4 位於大稻埕由費雪所拍攝的德意志領事館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18.

¹¹ 德意志帝國駐福爾摩沙領事館（Kaiserlich Deutsches Konsulat für Formosa）設立於大稻埕淡水河畔，位於今日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內，為一兩層樓高的西式建築，然今日原建築體已不存，所幸費雪在拜訪該領事館時曾為其留下一張影像，並附於《福爾摩沙漫遊》一書中。該建築是德國政府從德商畢第蘭（A. Butler）所經營之公泰洋行（Butler & Co.）承租而來，並由前駐安平、打狗德國領事梅澤（Constantin Merz，1859-?）擔任首任領事，任期為 1895 年至 1897 年。後來梅澤轉任駐廈門領事，因此由萊茵斯多夫自 1897 年 12 月接任其職位至隔年 6 月，正好包括了費雪來臺的時間。2018 年 12 月德國在臺協會與忠孝國中合作，在德意志領事館原址重新設立紀念牌，以紀念這段歷史，這一事件是筆者之所以接觸到費雪來臺事蹟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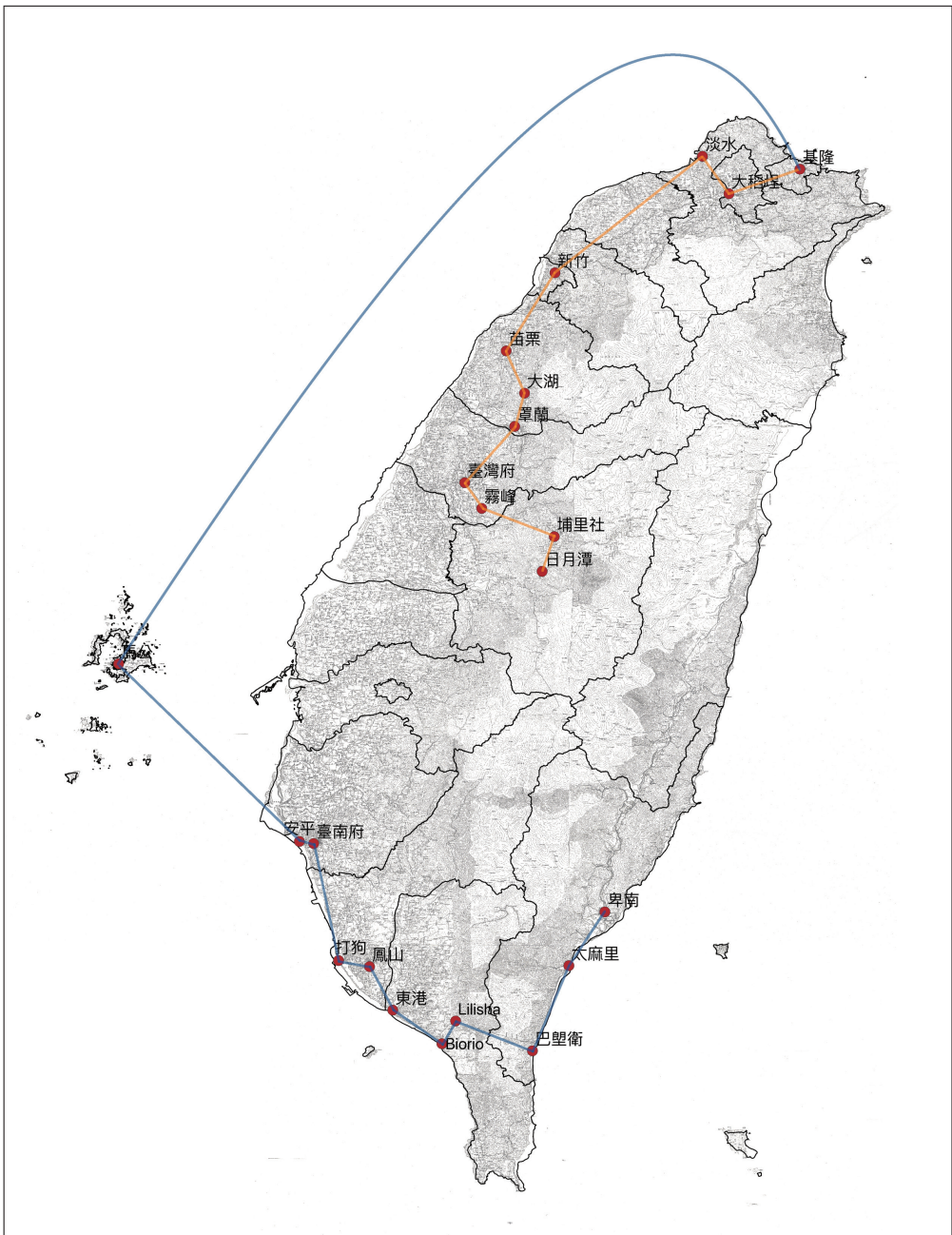


圖 5 費雪在臺灣旅程的路線圖

資料來源：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 WMTS 服務所提供之《1897- 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 -1:200,000 : JM200K_1897》套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提供之《直轄市、縣市界線 (TWD97 經緯度) 1080509》製成。見中央研究院 WMTS 服務，中央研究院，<http://gis.sinica.edu.tw/tileservice/wmts> 以及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https://whgis.nslc.gov.tw/OpenData/Files.aspx>，2019/8/30。

從這幅路線圖中可以清楚看到，費雪的旅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橘線）是從臺灣北部往南至中部；第二部分（藍線）則是從基隆經海運到澎湖群島，再往南部與東部前進。費雪在德國領事館安頓好後，以淡水作為為旅程的開端。他在那裡拜訪了英國領事伯納（Henry Alfred Constant Bonar，1851-1935）以及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接著從日本政府那取得了旅臺通行證後，費雪從臺北搭乘火車往南至新竹，以乘坐轎子與步行的方式往苗栗、臺灣府，一路到埔里社與日月潭，然後再返回基隆。旅程的第二部分從基隆乘船前往澎湖馬公展開，接著往安平、臺南、打狗、鳳山、東港、Biorio，並穿越山脈來到 Li-li-sha、巴壠衛、太麻里、最後至卑南。費雪原本打算繼續沿著東岸北上至花蓮港，並乘船至基隆再返回日本，然而日本政府基於安全考量拒絕繼續發給費雪通行證明，因此只能選擇放棄。¹²

另外，從圖 5 中也可以看到，費雪所行經的地區，大多以日本政府已掌握相當資訊的地區為主，因為紅點所標示的位置大多位於《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之一圖》中繪製較為詳細的地區（亦即圖中較深灰區域），而非以虛線等高線繪製，代表地點位置仍然不詳的地區（淺灰區域）。¹³ 這點或許與費雪旅行的方式以及當時的國際局勢有關。

首先，費雪並非一個人獨自來往於臺灣各地，而是先請求臺北的日本官方機構為其撰寫一封旅遊推薦函，到達旅行目的地後，交付給當地的行政機關，再由該行政機關派遣數名警察陪同費雪一同觀光，以負責他的人身安全。¹⁴ 同時費雪也聘請了些許漢人苦力以及一位名叫林阿古（Lin-ah-ku 音譯）的僕

¹²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94.

¹³ 黃清琦，〈《1895 年臺灣地形圖》之研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10，臺北），頁 18。

¹⁴ 1898 年 11 月來臺並成功登頂玉山的德國探險家 Karl Theodor Stöpel（1862-1940）同樣以類似的方式遊歷於臺灣各地，然而當時萊因斯多夫已轉任駐朝鮮京城領事，並由實習翻譯官 Van Varihmin 接任其職位，因此兩人並未相見。這或許是為何 Stöpel 在其著作中並未提及該年年初亦來到臺灣旅行的費雪。詳見 Karl Theodor Stöpel,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p. 26。

人，幫助他行李搬運、抬轎以及煮飯等雜事。另一方面，日本警察除了維護費雪的安全外，或許也有監督的功能，因為自從俄、德、法 3 國干涉還遼以及 1898 年德國向中國強租膠州灣等事件後，德、日之間的關係便持續惡化，¹⁵ 這樣的國際局勢也影響了費雪在臺期間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關係。最初費雪來到臺北求取推薦函時，他就遭到日本政府懷疑是德國政府派遣來臺搜集情報的間諜。¹⁶ 儘管最後仍成功拿到推薦函，但每當費雪抵達新的地點並向當地行政機構出示該推薦函時，仍時常面臨日本官員長時間的盤問，也因而費雪在書中抱怨道：「自從佔領膠州灣後，德國人亦不再被信任了。如今我們在日本人眼中是最危險的弟兄！」¹⁷ 這便是為何費雪的旅程並沒有過於深入內陸高山地區的主要原因。若要說最曲折的路線，應該只剩從東港穿越山脈來到東岸的那段旅程。儘管費雪的行程並未若 19 世紀來臺的英國官員必麒麟（W. A. Pickering, 1840-1907）那般深入臺灣的高山地區，但他對這塊島嶼內部的觀察卻仍十分廣泛。

首先是他對原住民族與漢人的觀察。費雪在這段旅程中遇到了許多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包含了平埔族、泰雅族、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以及其他費雪無法判別其屬於哪一種族而統稱為野人（Wilden）的原住民。費雪曾在文中提到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1870-1953）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劃分，以及英國海關職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生卒年不詳）與原住民接觸的冒險，因此他很有可能在旅行之前已透過一些文獻來研究臺灣的原住民族。¹⁸ 例如費雪在文中曾經描述一段排灣族大頭目卓杞篤（Tokitok）回訪達魯瑪克族的「酋長」（Häuptling）時，目睹「酋長」為了宴請自己一頓美味佳餚，而親自將兒子開腸剖肚的驚悚過程。¹⁹ 這段故事泰勒在 1886 年於上海發行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中就已報導過，對照兩者文字，推測費雪確實曾參

¹⁵ Joanne Miyang Cho, Lee Roberts, Christian W. Spang ed.,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Germany and Jap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p. 21.

¹⁶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p. 26-27.

¹⁷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49.

¹⁸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99, p. 347.

¹⁹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p. 347-348.

照過這位海關職員的文章。²⁰

費雪親自與這些原住民族接觸後，在書中以近似於民族誌的寫法來呈現他們各種習俗、語言、文化、儀式、長相、身材、聚落等不同面向的特色。尤其在 Li-li-sha 碰到的排灣族，由於有通譯的幫助，加上獲得部落領袖 Kuliu 的信任，費雪甚至得以進入其石板屋內參觀，並畫出簡單的室內部局圖（圖 6）。²¹

相較於對不同原住民族各式文化的仔細辨別，費雪對漢人的描述就顯得較為單一、扁平。費雪眼裡的漢人是一群對外來物絲毫不感興趣，甚至感到排斥的民族。他提到日本人雖然將要在臺南舉辦一場工業展覽，²² 為漢人展示日本貨物的價值，以拓展日貨在臺灣的通路，但他認為「由於他們（漢人）的不易操縱以及對一切陌生事物的反感，令人不得不擔心這場展覽是否會如同迄今為止的日本商人一樣被完全忽略。」²³ 這個觀點一直到費雪在苗栗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時，提到日本政府雖然為了提升產量而正努力升級臺灣農業與畜牧業的技術工具，「但我始終擔心這些改良的嘗試是否會令那些仍然使用像是出自孔子時代工具的漢人們感到滿意，以及他們對所有不習慣事物的猜疑是否會對其感到贊同。」²⁴ 顯然相對於守舊保守的漢人，費雪對於那群他雖然稱為野人的原住民族較有好感。甚至當他看到排灣族人頭頂上的花紋頭飾（圖 7）時還讚嘆

²⁰ 杜德橋編，謝世忠、劉瑞超譯，《1880 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頁 94-95。

²¹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p. 237-248.

²² 根據呂紹理的統計，1895 至 1930 年間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各地就舉辦了約 1,174 場規模不一的展覽活動，因此難以確認費雪所指的工業展覽是哪一場。但若從最接近費雪抵臺時間的展期推測，他所指的應是 1898 年 3 月 1 日正式開幕的臺南縣物產陳列所。在該年的《臺灣新報》中，記者天橋生亦指出這次展覽的目的即在於「向臺人展示日本國內的商品，以開拓在臺灣的販路。之所以設在臺南一地，蓋因臺南商人的勢力九成九為臺人，其商品悉數購自香港及廈門，向其展示日本國內商品之樣本，使之轉而向神戶及大阪採購商品之必要性，或許大於設在臺北。」詳見呂紹理，〈展覽會之畫：近代臺灣的展覽活動（1895-1945）〉，收入周惠民主編，《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頁 329；末武美佐，〈產業獎勵的試行：1899 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臺灣文獻》68 卷 4 期（2017.12，臺北），頁 52-53。

²³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16.

²⁴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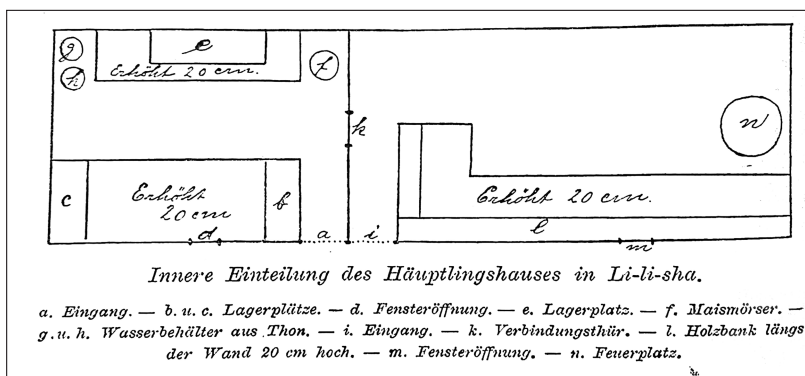


圖 6 費雪參觀排灣族石板屋後所繪製的室內佈局圖

說明：費雪以德文字母分別標示各個房間的功能，例如入口、窗戶、搗米等。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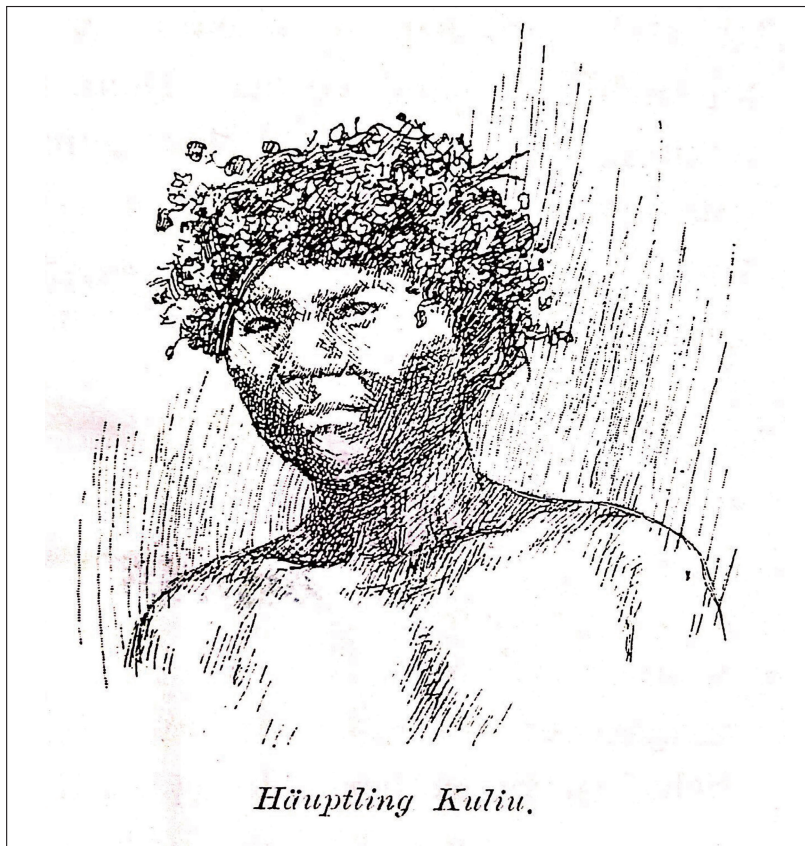


圖 7 費雪在旅程中所結識的排灣族部落領袖 Kuliu 及其頭上花飾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37.

道：「畢竟這詩意的景象與我先前對這個荒涼山區裡的野人居民所產生的形象頗為格格不入。對我而言，奉命保護我的 5 個配裝步槍和左輪手槍的警察在這些頭戴花紋頭飾的牧羊人面前似乎顯得完全沒有必要。」²⁵ 雖然熱愛藝術的費雪也曾讚嘆過漢人建造的衙門、城牆與霧峰林家的庭園，但從書中他對兩者篇幅上和語氣上的編排，可以看出其對原住民族的印象與關注仍較漢人來得正面。

至於對日本人的觀察，費雪則以征服者與建設者的角度描寫日本政府在臺灣的各種政策。在對原住民的管制上，費雪介紹了為加強管制番地而沿習清代撫墾局所設立的撫墾署，以及為抵禦各地零星武裝力量而以平埔族和熟番所共同組成的隘勇部隊等，可以看出他十分關心日本人如何解決島內在統治之初的各種反抗活動。在經濟上，則大篇幅地描寫日本人各項在臺灣進行中的建設，例如公共衛生政策、道路鋪設、鐵道規劃、教育事業，以及前述之農業與畜牧業的產業升級。由於費雪來到臺灣的 1898 年初仍是日本統治臺灣的初期，因此他亦觀察到當時日本殖民手段的生疏與混亂。費雪注意到，從 1895 到 1898 短短 3 年間，臺灣已經換了 4 任總督，「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樣極度混亂的情形下對當地有清楚的認識，然後就被解雇了。」²⁶ 而且由於日本長官可以隨意地解聘任何官員，因此「以公費派遣具有天賦之人到歐美學習帝國經驗有什麼用呢？專家雖然加入了幕僚團隊，然而經常就像日本的地震一般，很有可能在下個任期輪替中就遭到裁撤，換上完全不具備任何專業知識的人上陣。」²⁷ 可見除了對日本官員流動過快的現象感到詫異外，他亦顯露出一種認為日本要成功複製歐美殖民經驗，必須大量仰賴有留洋經驗的人才方有可能實現的看法。

除了對政策紊亂的批評，費雪對日軍鎮壓臺灣武裝勢力的殘暴也表示不認同。他說道：「儘管日本士兵身穿歐式的制服，但在許多人眼裡看來，他們比起敵人更像是野蠻人。基督戰士所擁有且具備的那種細微的分辨能力，可以區

²⁵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34.

²⁶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52.

²⁷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54.

分殺戮是德或罪的界線，顯然在他們身上仍尚未發展。」²⁸ 可以說，政策的混亂與高壓的鎮壓手段，是費雪認為日本殖民初期造成社會動盪的最大原因。因而儘管他對漢人印象並不是很好，但在安平與幾位歐洲人交談後，仍轉述他們的看法：「所有歐洲人都認為日本人應該放棄干涉漢人生活習慣的企圖，因為對此他們完全無法承受。他們認為日本人的活動應該限制在對貨物徵收進出口稅、將鐵路延伸至打狗或者建設更多延伸至東岸的產業道路即可。」²⁹ 費雪雖然對日本在臺灣諸多近代化的建設有所肯定，但是對其過分嗜血的武力鎮壓以及頻繁更換官員所導致的政策混亂等現象，仍抱持著身為歐洲人的優越感。

四、結論

費雪的臺灣之旅，從 1898 年的 2 月至 6 月止共歷經了約 4 個月的時間，這段期間正好也是日本統治臺灣的初期。作為一位因個人興趣而前往這座島嶼的歐洲人，雖然因為旅行方式與國際情勢使得費雪無法深入臺灣更為內陸的地區探索，但仍然繞了大半個島，將他觀察到的各種族群間的生活情況，以近似於民族學家的方式將其各種各樣的文化記錄下來。然而雖然費雪自詡為「不騎乘在任何派別的馬匹上」的人，但他所觀察的對象以及其對日本殖民手段的看法，仍然受其自身主觀的影響。例如比起原住民族詳細的區分與辨別，費雪對漢人的描述明顯地較為籠統與貶斥；而其對日本殖民的態度，雖然對其在臺灣島上的各式近代化建設有所讚賞，也以大量的篇幅詳細地介紹說明，但對於這個從「遲鈍的轎子晉升為火力發動的蒸汽火車」³⁰ 的國家之首次殖民經驗是否能夠成功，費雪從他的親身體驗來看，仍抱持著相當懷疑的態度。可以說，他以自身歐洲中心主義與基督教倫理觀的立場，貶斥日人武力鎮壓臺灣反抗勢力的殘暴。

²⁸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28.

²⁹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192.

³⁰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1.

綜觀整本遊記，費雪的這趟旅程，雖然對臺灣歷史而言只是一介過客的短暫觀察，但透過費雪的旅行書寫，我們仍能夠從中看到有別於傳統官方紀錄中另一面的日治初期臺灣。他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紀錄，尤其以照相機與畫筆所記錄的各種圖像，以及其於書後所附加的 Li-li-sha、太麻里、卑南村與卑南阿美族等地方方言與德語的對照表（圖 8），對於後世的歷史學者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筆者曾經企圖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總督府檔案》以及 ProQuest 所提供之《中國近現代英文報紙庫》（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等資料庫中進一步找尋有關費雪的資訊，然而只有在一份 1914 年 5 月 5 日的《上海時報》（*The Shanghai Times*）中，找到一則約 100 字報導費雪死訊的短文；³¹ 另外一則比較大篇幅的報導，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館刊中關於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的簡介。³² 可惜的是，這兩個報導中都未提及費雪這趟福爾摩沙之旅的訊息。想必如果要探究更多關於費雪的訊息，或許就得親赴德國檔案館或圖書館，才有可能將他在這短短 4 個月中所遺留下來的足跡重新找尋回來。另外，費雪回國後與妻子芙里妲一同創立的東亞藝術博物館的倉庫裡，是否也存放著費雪在這 4 個月間所收集到的各種來自福爾摩沙的文物，這個問題勢必得花費更大的心力繼續探索下去了。

³¹ Local and General, *The Shanghai Times*, 1914/5/5, p. 4.

³² Winifred E. Howe, 'The Museum of Eastern Asiatic Art in Cologn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9, No. 8 (Aug., 1914), pp. 172-174.

Vergleichende Tabelle verschiedener Wildendialekte.

Deutsch.	Li-li-sha.	Tamari.	Pilamdorf.	Ami vom Marandorfe bei Pilam.
Haus	unbak	unbak	ruma	ruma
Baum	rashiu	ashiu	ka-ui	kiran
Fluss	banma	panma	naikanadaran	nanun
Wasser	jiaru	jiarum	nai	nanun
Feld	rijiu	rijiu	pankapöck	aripai
Luft	gawuiban	raruburiban	ragitt	kakaran
Sonne	karan	garan	gada-o	chiraru
Mond	quiliya	quiliasi	buran	uwaris
Stern	michokan	michokan	teor	u-ois
Nacht	monggi	masurum	armun	baraya
Tag	chikatannukara	mokatada-u	idenan	armiar
Stein	kachirai	kachirai	barasa	bakuro
Fisch	chikkan	chirau	kūran	būten
Frau	majian	babayan	babayan	babayan
Sohn	kadolian	kakunoan	marsu	kammangae
Berg	garu	gado	rinnan	tokus
Vater	kamma	amma	ama	ama
Mutter	kinna	inna	ina	ina
Blume	bujiangan	chapoi	apott	waro
Schwert	tsakujiap	tait	tarau	bunnusbi
Fener	sappoi	sappoi	apoe	namaro
Tabak	tamaku	tamaku	tamaku	tamako
Salz	kateya	kateya	ayamu	china
Kartoffel	massa	massa	boil	kon-a
Hund	batu	batu	sowan	go-aso
Schwein	lili	kachian	riyon	riyon
Eins	itta	itta	sasaya	chitsusai
Zwei	rusa	rusa	roraya	tosa

375

圖 8 書末所附之原住民方言對照表

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p. 375.

引用文獻

1.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WTMS 服務，<http://gis.sinica.edu.tw/tileserver/wmts>，2019/8/30。
2.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2019/8/30。
3. 末武美佐，〈產業獎勵的試行：1899 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臺灣文獻》68 卷 4 期（2017.12，臺北），頁 44-80。
4. 呂紹理，〈展覽會之畫：近代臺灣的展覽活動（1895-1945）〉，收入周惠民主編，《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
5. 杜德橋編，謝世忠、劉瑞超譯，《1880 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
6. 姚紹基，《1880 年德國民族學者 Wilhelm Joest 的臺灣之旅：導讀·文物目錄及遊記譯註》（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8）。
7. 黃清琦，〈《1895 年臺灣地形圖》之研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10，臺北），頁 62-117。
8. 葉神保，《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9. 靜觀隱者，〈中國淘寶日記（德國）芙麗姐費實著〉，凱迪網絡，<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989011>，2019/6/14。
10. *Adolf Fischer in Deutschland, Find A Grave-Index, 1600-heute*, Ancestry.de, https://search.ancestry.de/cgi-bin/sse.dll?indiv=1&dbid=60533&h=619886&tid=&pid=&usePUB=true&_phsrc=Tel1&_phstart=successSource. 2019/6/20.
11. 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 Belrin: B.Behr, 1900.
12.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Die Gründ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Köln*, 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 nd., http://www.museenkoeln.de/ausstellungen/mok_0910_100Jahre/100Jahre.asp. 2019/6/14.
13. *Geschichte und Mission des Museums*,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nd., <https://museum-fuer-ostasiatische-kunst.de/Geschichte>. 2019/6/14.
14. Joanne Miyang Cho, Lee Roberts, Christian W. Spang ed.,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Germany and Jap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Local and General, *The Shanghai Times*, 1914/5/5.
15. Theodor Stöpel,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16. Wiener Secession, *Katalog der VI. Ausstellung Vereinigung Bildender Künstler Österreichs Secession: Mittheilungen der Vereinigung Bildender Künstler Österreichs*. New York, Exhibition catalog courtesy of Neue Galerie New York, 1900.
17. Winifred E. Howe, 'The Museum of Eastern Asiatic Art in Cologn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9, No. 8, Aug., 1914.

